

甌香館集

附錄

補遺詩補遺畫跋

三



甌香館集

補遺詩補遺畫跋附錄

(三)

惲格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甌香館集卷十一 畫跋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忘之表。深秋池館。晝夢徘徊。風月一交。神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也。

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遊戲。如號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邪。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閨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幀。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烟雨景。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卽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戲作斯圖。略得宋人劉寀遺法。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閒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豔骨。真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有所本。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池與筵蒲葦莢。同稱瑞物。而於榛莽頑石之間。製圖有深思焉。其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坂詞并跋二百餘言以遺之。夫王晉卿因東

坡遭貶謫。其交深矣。然愛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贈貽。不能獨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長綃巨幘。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書黃泥坂詞。何時得效坡翁故事耳。

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盡顛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甚著。何邪。

清夜獨倚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篁篠閒。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令人情思清宕。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閒。一歲不過八九日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來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斂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艸。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蓋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

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強事點染者所能彷彿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為似石谷。又謂似子晉。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某。墨華眩惑。不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有若。遂竟不可分別邪。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證麀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晉同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之圖。正乏銷魂之句。放筆滋愧。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士壯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歌成呼酒。自罰十白。

烟柳蘆汀。賦象荒落。其得之濠上邪。

三種菊。為半園良士所圖。時與唐長公斟酌沒骨畫法。祖述宋人規矩。兼師造化。逸趣飛翔。庶幾洗脫時徑。適婁東公衡王子一見。亟賞之。輒效米顛據舷故事。良士有是快友。割愛相贈。雪夜秉燭。屬壽平重題。以志一時勝會云。

北宋徐熙寫生。多以澹墨為之。略施丹粉。而意態自足。蓋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

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還似洞庭寬。董雲間曾以此語作小景絕奇。余復效之。知吾陸君於此。興亦不減也。

蔬果最不易作。甚似則近俗。不似則離。惟能通筆外之意。隨筆點染。生動有韻。斯免二障矣。

觀王山人爲子鶴寫山居圖。用筆如閒雲在霄。卷舒自在。墨華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自雲間董宗伯已來。未有發其祕者。

前人用色。有極沈厚者。有極澹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穠麗之過。則風塵不爽。氣韻索矣。惟能澹逸而不入於輕浮。沈厚而不流爲鬱滯。傳染愈新。光暉愈古。乃爲極致。石谷於設色法。廿年靜悟。始窺祕妙。每爲余言如此。因記之。

衡山墨桂。深得趙承旨風韻。洗脫纖塵。天趣洽然。足稱墨林仙品。

寒柯藂竹。小山激湍。宛有塵外風致。

隨筆點刷。荒率處似曹雲西。整密處似李晞古。然昔人神趣。非鑽仰可到。

余最愛倪高士秋林竹石。秋堂獨坐。蕉雨梧風。致有爽氣。偶得此幅。研墨乘興立就。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可止。觀者灑然。卽此以盡雲林。而雲林盡此矣。

學元人小景。蕭散曠澹。竹石亂泉。不作叢莽冗雜。清韻自足。

此種筆趣。元時有趙善長陳秋水。明初有王孟端徐幼文。皆黃鶴山樵一路。元末最盛。不下十餘家。卽陸天游郭天錫亦相近。蓋此種與郭河陽畫法。似分道而馳。然此得人爲多。大底高曠宕逸之士。都由此入。秋夜每與王先生立池上。清話久之。暗睹梧影。輒大叫曰。好墨葉。好墨葉。酒酣戲爲點筆。如張顛濡髮時也。

有誰能作房山畫。坐使烟雲笑世人。讀此語。欲令人擱筆。

高尙書與方壺外史。皆得法于南宮墨戲。而變化各有不同。

梅花庵主云。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繪畫之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此真知畫者也。仲圭醉心逃禪老人。開千古未開之眼。卽古稱花光石室。亦未肯輕許。至于時俗所宗。可毋置論。

庚申九月。下榻紅鵝館。主人出示王忘庵墨花長卷。縱橫排突。精悍逼人。因爲秉燭賦色。似于忘庵筆墨之外。別有蹊逕。猶如唱東坡赤壁詞。不可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歌也。惟主人鑒賞之。

陳待詔樞王叔明亦有致。畫雲用細勾。太刻畫耳。

待詔寫生。雖極工整。猶有士氣。與世俗所尙。大有徑庭。然視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又隔一塵矣。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毫端出入。觀王廉州大幀。深得北苑瀟湘圖意。水天空闊處。一派平沙。尤見筆力也。

今人動稱潤筆。不知此語自隋時已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頴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偶讀至此。不覺失笑曰。天下鄭譯之慈孫。何其多乎。

承公孫子。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謬。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子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己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研鍊益貫。必至偏重。所謂矯枉者過其正也。書家習氣。皆于此生。習氣者。卽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涵養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恆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

隨筆點花葉。須令意致極幽。明窗淨几。風日和潤。不對俗客。庭有時花秀草。毫墨絹素悅人。意興到。抽毫含丹吮粉。羅青積黛。分條布葉之間。必有瀟灑可觀者。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峻嶒。下臨清池。礪路盤紆。上

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迴出林表。繞隄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閒趣。

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礪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爲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壬戌之秋。曾於虎林獲觀海門圖。洞心駭目。驚湍激風。排山倒岳。對峙石壁峭立。上爲遠岸。沙路微茫。深曲可入。奔濤觸石。盤渦谷轉。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間能分淺深。真神妙之迹。觀其畫水法。蓋見規模董仲翔。當時無與敵者。王山人縮本。能盡其妙。置之几案間。當如嘉陵江畫壁。夜聞水聲也。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若纖毫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亂石鳴泉。撫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點。氣韻神逸。非明眼不能辨。秋宵秉燭。薄醉抽毫。與賞音相參證也。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米海岳又兼以河南北海。故丰采獨絕也。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迹。無意爲佳。所謂脫塵境而與天游。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

王山人此圖。極似趙善長張伯雨。絕無一筆是一峯梅沙彌也。而王山人自題如此。豈蘇長公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邪。俟石谷異日觀此。當發大噱。

春夜秉燭對酒。觀鳥目王山人製圖。灑墨如風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夏木垂陰。松雪臨本。真能不失董源神韻。曾見雲間董宗伯摹入冊中。堪與吳興並驅。予戲屬王山人作此。復變兩文敏法。獨宗古勁。可謂出藍。

青綠山水。近代擅長。惟十洲仇氏。今稱石谷王子。余觀其青綠設色。亦數變。真從靜悟得之。當在十洲之上。

仲長統昌言云。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畫品當作此想。

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爲易。豈知渲染極難。畫至著色。如入鑪鑪。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三折肱知爲良醫。畫道亦如是矣。

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看花圖。江山阻闊。別久會稀。寤寐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青雀烟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李先生披圖攬趣時。當從一毫端。與叔子別峯相見爾。癡翁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迹。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撫本最佳。余此幀略有出入。

方壺用米海嶽墨戲。隨意破穎。天趣飛翔。洗盡縱橫習氣。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

碧山春谿略近趙大年江郎賦中所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也。

曾見白陽包山寫生皆以不似爲妙余則不然惟能極似乃稱與花傳神。

石谷畫松之次夕北郭諸友攜酒相樂石谷連浮數十觴玉山將頽余亦霑醉興酣狂吟諧謔閒作剪燭索長綃屬余點墨因掃一石以贈千秋馳毫如風墨花磊磊從空而墜圖成戲石谷曰此醉星石也鑿取媧皇一片光氣欲令真宰妬我他時客館索寞用以貫酒何如。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用幼霞筆寫少陵句多見其不知量矣良士他時展紙今日秋夜篝燈賞心燕語一種情況忽忽在目此圖或爲索居之一助也。

畫家塵俗蹊徑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真元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真者方能賞之寫生家以沒骨花爲最勝自僧繇創製山水灼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杼所能仿佛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僧繇全用五彩傅染而成一時黃筌父子皆爲俯首老樹荒谿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墨花至石田六如真洗脫塵畦游於象外覺造化在指腕間非抹綠塗紅者所可概論也。

老松危厓淙淙瀑泉人間有此境否。

宋人有豔雪圖元人有雙清圖皆稱神品筆墨奇逸氣韻清妍真如乘雲御風以游于塵壒之外殆非時

史所能擬議也。此幀合兩圖意趣成之。正當澡刷靈襟。洗發新賞。

元人園亭小景。只用樹石坡池。隨意點置。以亭臺籬徑映帶曲折。天趣蕭閒。使人游賞無盡。

幻霞有獅子林清閼閣。王叔明爲顧仲瑛畫。玉山草堂曹知白。有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友石谷此圖。當與古人後先標映。並垂永久。

石谷子小景十種。雜仿宋元諸家。得之篝燈夜坐。興到隨意點墨。天趣飛翔。脫盡刻畫畦徑。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樹一石。生氣自足。正不必索古人于千載以上也。此冊久置奚囊。臨行出以贈臣辰先生。不遇賞音。牙微不發。兩君相遇之歡。真墨苑風流勝事。適余同客婁東。展玩良久。因題。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真化境也。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畫平遠之宗工。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于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尙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予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靄然。索玩無盡。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撫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谿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榦敲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雅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當鬱

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谿。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真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澹。點置村屋谿樹。落想輒異。真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它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仇實父因過竹院詩意。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氲。發于林皋。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真。宇宙美迹。真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研席間。始知劉子驥輩。真凡夫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它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夫容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于零秋。戲爲畱照。

東坡于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趣萬狀。靈氣百變。

朱闌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于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真寂寞之境。再著一點便俗。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轉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閒。谿流激波。又澹澹之。所謂伊人。于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舸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并作。目勞于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旣异。煩襟澡雪。真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